

上 编

1909年—1936年

章太炎致鲁迅、周作人^{〔1〕}

1909年

豫哉
启明 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罗^{〔2〕}已来，准于十六上午
十时开课，此简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
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书。即颂
撰祉。

麟 顿首 十四

〔一九〇九年×月〕

〔1〕 章太炎此信写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交。据有关资料考查，鲁迅没有参加这项梵文学习。周作人在《秉烛谈·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中说：“到了十六日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周作人也只去了两次，因为感到梵文太难，所以也就很快中止了。

〔2〕 密史罗 (Miśra)，印度人，时留居日本。一九〇九年春、夏间，章太炎拟请他为自己及周氏兄弟等十人讲解梵文，以沟通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促使佛教和婆罗门教合一，振兴佛教。

寿怀鉴^{〔1〕}致鲁迅

1911年

豫才仁弟礼鉴：

兄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嘱兄一荐。兄以多年老坟邻情面，暂为一通。其实，该山是否与该人人地相宜，全然不谙底细，后闻令堂太太谕以初四日等信，在彼理宜届期诣府侍候。乃今日又来兄处恳情，万分急色。此真乡愚梦梦不知事体。兄仍令其遵初四之约，彼始回去。究竟尊府别管已有人否？如已有人，兄亦不便冒昧越俎，倘尚在觅招，则其人情实可悯，不妨录用之。总之，兄此中毫无适莫，初四日来时，请径直告之，幸勿因兄而有误公事耳。专此顺请
待安

兄 寿怀鉴顿首

五月朔日^{〔2〕}

〔1〕 寿怀鉴即寿镜吾（1849—1929），清代秀才，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学习时的塾师。

〔2〕 信末仅署“五月朔日”，无年代。按民元前后鲁迅与周建人（即巢峰）同在绍兴的“五月”，只有一九一一年的五月。故此信写于一九一一年的五月朔日（阴历），即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寿洙邻致鲁迅

1925年

近读

尊著《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使我五体投地无话可说了。但内第二十二篇 288 页有“乾隆五十四年编排秘籍至奉天作《滦阳消夏录》又“嘉庆三年夏复至奉天成《滦阳续录》”等语，似以滦阳为奉天者恐奉天二字为热河之误。查热河即《水经注》之武烈河，为滦河上游，故今离热河四十里，设滦平县治，其下游入塞，为今滦县地。鄙人尝至热河观文津阁藏书，多纪晓岚手校及编排各籍（时在民国二年避暑山庄藏品均未移京）。其两至热河从事编次凿凿可考，而未闻其赴奉天，先后是也。又查奉天城外有沈河，沈亦作湮，故奉天称沈阳非滦阳也。偶有所见，敢贡轻尘，冀益泰岱，未知当否。敬上我的钦佩之中国小说大家

鲁迅先生

钝拙^[1]上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1] 钝拙即寿洙邻（1873—1961），名鹏飞。绍兴三昧书屋塾师寿镜吾之次子。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北京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书记。他在此信中，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意见。鲁迅曾在该书再版附识中，表示感谢。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鲁迅日记》记载：“得钝拙信”，即指此信。

范爱农致鲁迅

— 1912年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1〕}，暨接陈子英^{〔2〕}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机位，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3〕}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4〕}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5〕}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羨煞羨煞。令弟想已来杭^{〔6〕}，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

著安

弟 范斯年叩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七号

越铎事变化至此^{〔7〕}，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1〕 经子渊（1877—1938），名亨颐，号石禅，晚署颐洲，浙江上虞人。和鲁迅同时期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一九〇八年归国后在杭

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鲁迅同事。一九一二年该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出任校长，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二〇年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迫辞职。

〔2〕 陈子英(1882—1950)，名潜，曾易名志军，浙江绍兴人。为光复会会员。曾追随徐锡麟图谋反清，事败逃亡日本。一九〇七年与鲁迅等从孔特夫人学俄文。一九一〇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鲁迅为监学。辛亥革命时应邀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创办《越铎日报》。

〔3〕 傅励臣(1866—1918)，又名励亚，字以潜，号乾初。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写作“傅力臣”。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曾在溧渚办苏山学校。一九一二年二月继鲁迅之后长绍兴师范学校。同年十月孔教会成立，傅励臣为绍兴分会会长，后又曾任绍兴教育会会长。

〔4〕 罗扬伯，名虞良，字廌伯。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系清末咨议局议员。任教于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与鲁迅一度共事。这里指他以新进的革命党人身份被任命为绍兴军政分府第一科科长。

〔5〕 朱幼溪(1882—1946)，名渭南，字幼溪，笔名散木。浙江绍兴人。毕业于绍兴龙山法政大学。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时，朱幼溪为该校法制经济教员。辛亥革命后，他当上了绍兴军政分府民事署学务科科长。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鲁迅辞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时，朱幼溪被派往该校接收。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戏称他为“拖鼻涕的接收员”，因为他有用手横揩鼻涕的习惯。

〔6〕 指周作人去杭州出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一事。后因周作人迟抵杭州，范爱农未遇。

〔7〕 指《越铎日报》内部分裂。该报系鲁迅学生宋紫佩、王文颢等创办。后因孙德卿、王文颢等投靠封建复辟势力，宋紫佩等即退出，另组《民兴日报》。

二 1912年

豫才先生钧鉴：

别来数日矣，屈指

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1〕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本早料必生事端，惟不料祸之及己。推原及己之由，

现悉统系何几仲〔2〕一人所主使，唯几仲与弟结如是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3〕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教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之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掉换，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诎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将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斥换不可。傅乃令诸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届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如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璩等一味在内喧扰不来。励乃囑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食，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告，胡问涛据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遂以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已，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仅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愿退学亦不妨。于是欲吃者遂赴膳厅，其已毕者遂上课。次晨早膳，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须于未坐定前见告，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如再如是，决不答应。诸生复愤，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以罢课为要挟，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宣言如弟在校，决不上课，系专与弟为难，延至午后卒未解决。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

之招，系校长所招，非校长辞弟，非弟辞校长，决不出校，与他们寻开心。学生遂告诉几仲，傍晚几仲遂至校，嘱校长辞弟，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治，不妨另聘，傅未允，快快去。次日仍不上课，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此二生有实据，系与校长面陈换弟），胡、李遂与赵士璩、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一面并告几仲。几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几仲亦来（并令大白^{〔4〕}暨文灏^{〔5〕}登报），弟适有友来访，遂与偕出返舍。刻因家居无味，于昨日来杭，冀觅一栖枝，借以啖饭，且“如是情形”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故早日来杭，因“如是情形”^{〔6〕}现有祭产之事，日前晤及，云须俟事毕方可来杭也。专此即讯
兴居。

弟 范斯年叩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号

诸乡先生晤时希为候候。蒙赐示希寄杭垣江门局内西首范宅，或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馥生^{〔7〕}转交。

〔1〕 成章，指绍兴成章女学校。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同盟会陈其美所指使的蒋介石暗杀于上海，他的同志在绍兴创办“成章女学校”，以志纪念。陈子英一度被推为校董会长。

〔2〕 何几仲（？—1937），名揆（又作槐），字寄重（又作几仲）。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系“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分子。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何几仲为该校教员。鲁迅辞职后，何几仲拉拢党羽，怂恿学生斥逐学监范爱农。鲁迅曾在《哀范君三章》中以“鸡虫”喻之。在《阿Q正传》中以谐音“柿油党”讽刺他所参加的“中华自由党”。

〔3〕 范显章、朱祖善，和下文的胡问涛、赵士璩等均为当时绍兴师范学校的学生。

〔4〕 大白，即刘大白。

〔5〕 文灏，即王文灏（1892—1953），字铎中，笔名支航。浙江绍兴人。是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也是“越社”的重要成员。绍兴光复后，与宋紫佩等创办《越铎日报》，经常在该报发表社评。

〔6〕“如是情形”，系陈子英的代名词。

〔7〕沈馥生（1884—1951），名钧业，字复生，亦作馥生。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同盟会会员。一九〇五年曾与范爱农等随徐锡麟东渡日本留学。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写道：范爱农被排挤学校后，“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这里所说的“熟人”，即指沈馥生。

三 1912年

豫才先生赐电：

阳历九号奉上一缄，谅登

记室〔1〕。师校〔2〕情形如是，绍兴教育前途必无好果。顷接子英来函云，陈伯翔〔3〕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虚。省中人浮于事，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子英昨来函云，来杭之约不能实践，且以成章校擅买钱武肃王祠〔4〕余地，现钱静斋父子〔5〕邀同族人，出而为难，渠虽告退，似不能不出为排解，惟校董会长决计不居，并云倘被他们缠绕不休，或来杭垣一避。如是情形弟本拟本日西归，惟昨访沈馥生，询及绍地种种，以弟返绍家居，有何兴味，嘱弟姑缓归期，再赴伊寓盘桓一二旬，再作计较，刻拟明后日前往。如蒙赐示，乞迳寄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寓可也。专此即讯兴居。

弟 范斯年叩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三号

〔1〕 记室，古代官名。《后汉书·百官志一》：“记室令史，主上表章，报书记”。旧时也用作秘书的代称。这里作“记事簿”说。借代“收到”的意思。

〔2〕 师校，指绍兴师范学校。

〔3〕 陈伯翔，时任绍兴师范学校教员。

〔4〕 钱武肃王祠，指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的寺庙。

〔5〕 钱静斋父子，绍兴地方乡绅。自云钱镠之后人。

钱玄同致鲁迅

一 1915年

委件^{〔1〕}又迟了许久，未曾报

命，歉仄万分。弟不善作篆，真书虽拙劣犹或稍愈于篆，故改写真书，未识可用否？久未报命，或足下迫不及待已别倩人书写付刊，则弟可以掩丑，甚冀幸也。

豫才吾兄足下

夏^{〔2〕}拜行

〔一九一五年四月〕初九

〔1〕 委件，指钱玄同所书《会稽郡故书杂集》书面。《鲁迅日记》1915年4月10日记载：“得钱中季信并《会稽〔郡〕故书杂集》书面一叶。”即指此件。因“迟了许久”，鲁迅已另托陈师曾书写，并于九日上午寄出制版。故此件未用，现存鲁迅博物馆。

〔2〕 夏，钱玄同，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

二 1918年^{〔1〕}

豫才仁兄大人閣下 套言不叙久违

塵教时切驰思辰维

筹祺迪吉

道履绥和引企

道仪良殷藻颂前闻偶抱

清恙想

吉人天相实占勿药之爻矣弟

滞迹京华无善可陈尚幸贱躯托

庇粗安差堪告慰

锦注耳专肃敬请

吉安伏惟

朗照不宣

令弟启明兄前此名清安

阖第均此

同研弟 钱怡 顿首

夏历一阳月上浣九日

附呈拙作三页伏祈

郢政

捣了半天鬼、费了三张纸、正经话一句也没有说、现在赶紧说罢。你那天同我谈的乌龟身上的字、有许多的新发明：如||/表动荡之类。祈将已经见到的、随便写出一点、给我看看。千万不要不写！因为我近来要编辑讲义、关于字形一部分、颇要换点新法儿也。兼士处、亦去函询。你如其不愿标榜、则不说明大名、亦可。但请“不吝赐教”为幸。

元期兄

玄同七、十二、十一

读书小记补八则

慵斋

今远西人多被布于其躬。厥名曰衣。考《易·系辞》传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神州古已有此物也。

大秦之俗。食后移时。则驱所食之物于下体谷道之外。以磁

具承之。更以报括引水冲之。闻善冲者。顷刻可百里。故学部主事宏农居士尝叹其技之神。案《史记》《廉颇列传》已有三遗矢之说。矢。盖即驱出之食物。是此事不始于大秦矣。

夷俗生子之法。以男女二人共卧。各出其溺具。作纳柄于凿之状。考大易有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或曰。构精。即以溺具为之。盖信。语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知夷俗亦有所本也。

夷俗多不迫人情。学之辄不克保厥首领。故钱塘有太岳之允者。其妇患伤寒症。家人误信其友濂溪小白二人之说。饮以翰音之汁。三日。槁饿以歿。考伤寒症。晋时极为发达。仲景著为论说。畅论其旨。殆有天授。故用其法疗治者。罔不力奏奇效。夷人不知此症。妄欲以断食治疗。国人不察。贸然仿效。视人命为儿戏。令人不寒而栗。

沪上近有《灵学丛志》之刊。专以乩仙鬼神之文著于竹帛。语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吾以是知灵学会诸灵子之不我欺矣。然叔世浇漓。古调独弹。庸人视之。鲜不骇悟。照此道将成广陵散矣。呜呼。国粹消亡。国人惟夷狄之则是效。此古人所以有江河日下之叹也。

阅一书。凡洋鬼子皆作洋□子。案□即古方字。易曰。高宗伐鬼方。鬼字作□。即本于此。或曰。朝廷以睦邻为义。故讳鬼之字为□。案睦邻之道。古有明训。左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是作洋□子。亦颇符古义。

余自鼎革后。所作诗文。但书干枝。今读陶泉明集。知泉明于义熙以后。但书甲子。即示不臣寄奴之意。窃幸皁生所为上符古德。语曰。开卷有益。信然。

国朝定制。率土之民当垂发辫。案此事古已有之。宋书中有索虏传。余尝详考。以此知本朝垂辫之宏规。盖有所自。古人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彼雕虫小技且然。矧煌煌祖训。诂有不师古者哉。

〔1〕信封上写着“内安要函敬祈，启明砚兄大人锦旋吉便袖交令兄，豫才仁兄同砚大人手启为禱 砚小弟钱怡拜千”。此信在《鲁迅日记》中未见记载。现据原件排印。

三 1919年〔1〕

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2〕补

上虞罗振玉〔3〕稿本

钱玄同贺年柬跋

此片新从直隶鬼门关出土，原本已为法人夏君樊纳携去。余从厂肆中得西法摄景本一枚，察其文字雅秀，柬式诙诡，知为钱氏真本无疑。考诸家笔记，均谓钱精通小学。壬子〔4〕以后，变节维新，主以注音字母救文字之穷，以爱世语济汉字之穷，其言怪诞，足滋疑骇，而时人如刘复、唐俟、周作等颇信之。今柬中正文用小篆加注音字母，而改其行式，为左右横读，略如佉罗文字，是适与钱氏所主相合，且可定为出于壬子以后。柬中有八年字样，论者每谓是奉宣统正朔。余

考钱氏行状，定为民国纪元。惟钱氏向用景教纪元，而书以天方文字，此用民国，盖创例也。又考民国史新党列传，钱尝谓刘(复)：“我虽急进，实古今中外派耳！”此片纵汉尺三寸，横四寸许，字除注音字母外，仅一十有三，而古今中外之神情毕现，可宝也。

徐媼贞名刺跋

刺亦新出土，长二寸许，宽寸许，白纸金缘，如西洋制。文曰：徐媼贞，浙江绍兴钱玄同之妻。反面有西洋字，不可识，当函请樊纳先生代考之。考钱氏之妻，曰伯徐，用夫姓，今用母族姓，当是未嫁时所用。刺又，钱氏尝与唐俟、周作、胡适辈力持废灭贞节之议，果此片为伯徐嫁后所用。则媼当作不，方合于理，而媼、不二字，古不可通，以钱氏之精于小学，不出此也。

【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

【1】这是钱玄同寄给鲁迅的“贺年柬”。系仿罗振玉考订金石文字的写法戏作。原件无标点，编者代为添加。据信封“戊午十二月初三日封”，此信定为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所写。

【2】《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罗振玉撰。鲁迅手抄本现存鲁迅博物馆。

【3】罗振玉(1866—1940)，清末任学部参事。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从事复辟活动，后又参与伪满汉奸活动。著有金石著作多种。

四 1919年

前日你说的“撒拿吐瑾”可治神经衰弱。并且又说，此种毛病，须要常吃药，不可吃了一点就算。现在要问你，这“撒拿吐瑾”是否可吃？怎样吃法？可否接连吃他一两个月？这

药的“天名”怎样写法？（天名一作□名）还是非买“白天”不可呢？还是“黄天”的（即扶桑之都）的也可以吃呢？我近来不〔舒〕服，精神郁伊〔抑〕，实在觉得很苦，所以要想吃这药。

独应〔1〕兄

浑然〔2〕白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1〕 独应，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一度共同使用的笔名。

〔2〕 浑然，钱玄同的自称。